

329天

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

329 TAGE: INNENANSICHTEN DER  
EINIGUNG

(典藏版)

【德】霍斯特·特尔切克 / 著  
Horst Teltschik

欧阳甦 / 译 胡琨 /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329天

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

329 TAGE: INNENANSICHTEN DER  
EINIGUNG

(典藏版)

【德】霍斯特·特尔切克 / 著  
Horst Teltschik

欧阳甦 / 译 胡琨 /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329 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典藏版 / （德）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 Teltschik）著；欧阳甦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

书名原文：329 Tage. Innenansichten der  
Einigung

ISBN 978 - 7 - 5201 - 0160 - 8

I. ①3… II. ①霍… ②欧… III. ①德国问题 - 研究  
- 1989 - 1990 IV. ①K5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359 号

## 329 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典藏版）

---

著 者 / [德] 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 Teltschik）

译 者 / 欧阳甦

审 校 / 胡 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 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12.62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160 - 8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 - 2013 - 1709 号

定 价 / 69.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329 Tage. Innenansichten der Einigung by Horst Teltschik

©1991 by Siedler Verlag in der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

本书根据 Siedler Verlag 出版社 1991 年版译出

## 中文版序

20 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亿人因此丧命。1945 年，几乎在二战结束的同时，又出现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东方共产主义国家对峙的所谓冷战。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方冲突，伴随着军备竞赛、经济制裁、政治孤立、高墙和铁丝网。而所有这一切，在 25 年前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没错，结果是革命性的——一次被所有东西方负有政治责任者所接受的、和平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也对德国的统一表示赞同。

读者可借此本书一览当时德国国内与国际层面重要决策过程的全貌，形成自己的判断，并为当下其他热点地区危机的解决找到答案。

德国统一成为可能，得益于国际政治领域之前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1967 年，北约出台所谓《哈默尔报告》后对外战略出现转向，即面对华约集团，不再对抗，而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代之以对话与合作政策。安全与缓和政策从此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尽管苏联在 1968 年 8 月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但在这一新信条的基础上，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

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身）进程并未中断，并最终于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如何通过共同的缓和政策塑造未来，是这一东西方共同签署的文件所包含的重要原则。

当然，挫折也曾出现。1983年，美苏在日内瓦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失败，新的冷战阴云开始笼罩。然而，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重启与美国的对话和裁军谈判，并在随后几年促成了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的裁军和军控协定。

国内政治促使戈尔巴乔夫启动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并向华约集团的盟国许诺，苏联不再干涉它们的内政。随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改革，并最终波及所有华约国家。这些变化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经济与财政问题已经失控，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无法避免。

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1989年秋认识到，民主德国经济与财政已破产。1989年借道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邻国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超过20万。统一社会党关于旅行便利化的新决议导致了柏林墙的突然倒塌。

对于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博士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从1980年代所有华约国家这些戏剧性变化的背景中，得出必要且正确的结论。避免民主德国出现政治上失控的混乱并演化为暴力行为，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另外，应对此负责的还包括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个二战战胜国，它们对于德国作为整体仍然负有法律和政治上的

责任。庆幸的是，四大国时任领导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均令人信服且富有能力。他们与联邦政府一起，致力于推动德国统一尤其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进行。

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联邦政府毫无现成的预案，即使有，也都会是错的。1989 年与 1990 年之交，主要的工作是为不同层面的决策作准备、与所有伙伴协调并立即落实。在双边层面，主要是联邦政府与不停变换的民主德国领导人以及四个战胜国政府的密集谈判。同时还有美苏两国的双边对话。而多边层面的谈判，则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和四大国代表之间（“2+4”谈判）。联邦总理利用欧共体（欧盟前身）和七国峰会的机会，为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募集经济援助。经其努力，北约在 1990 年 7 月的峰会上宣布：向华约集团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柏林墙倒塌 329 天之后，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和平地统一了。次日，联邦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宣布：“所有邻国对此都同意。德国历史上首次不再有敌人。”所有一切都和平地发生：德国统一了，欧洲的分裂结束了，欧洲也因此统一了。对抗的两极世界体系消亡了，新的世界秩序将要开辟。今天，我们称之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没错，这是一次革命，一次和平的革命，发生在 1989 年与 1990 年之交，没有一枪一弹。

1990 年 11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35 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巴黎会晤，签署了《巴黎宪章》。其共同目标在

于，建立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全欧洲和平与安全秩序，所有成员国能因此享有同样的安全。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梦想！两次世界大战以降，对于整个欧洲以及北美来说，这样一个历史机遇首次出现。它的实现也将有助于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和平。自那以来，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错过了许多机会，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不应放弃这个目标。

霍斯特·特尔切克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柏林墙开放 (1989. 11. 9 ~ 1989. 11. 20) .....            | 5   |
| 科尔的《十点纲领》(1989. 11. 21 ~ 1989. 12. 18) .....        | 38  |
| 崩溃前的民主德国 (1989. 12. 19 ~ 1990. 2. 9) .....          | 84  |
| 莫斯科的绿灯 (1990. 2. 10 ~ 1990. 2. 13) .....            | 136 |
| 棘手之处：北约、尼斯河与邻国<br>(1990. 2. 14 ~ 1990. 4. 26) ..... | 146 |
| 西方赞成统一 (1990. 4. 28 ~ 1990. 5. 10) .....            | 211 |
| 催化剂：贷款与协作 (1990. 5. 13 ~ 1990. 6. 22) .....         | 229 |
| 三大峰会的积极信号 (1990. 6. 25 ~ 1990. 7. 12) .....         | 284 |
| 莫斯科的奇迹 (1990. 7. 13 ~ 1990. 7. 19) .....            | 309 |
| 外交余波 (1990. 8. 13 ~ 1990. 10. 2) .....              | 341 |
| 人名索引 (以外文姓氏首字母为序) .....                             | 371 |
| 译后记<br>——并非“他人的生活” .....                            | 386 |

## 前 言

在 1989 年 11 月 28 日联邦议院的《十点纲领》演讲中，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提到了最重要的国际框架条件，它们是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的先决条件。但是，描写《十点纲领》产生以前的那段历史可能会超出本书的范围，另外，谁还想去考证那段历史实际上开始于何时？是随着 1985 年 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当选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 1983 年秋北约《双重决议》（*NATO - Doppelbeschluss*）的实施，甚至是 1970 年《东方条约》（*Ostverträge*）的签订？

因此，我决定从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开放的这一天写起；止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统一之日。我当然知道，1990 年 11 月 9 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时才签署了各项德苏条约，1991 年春苏联最高苏维埃才批准这些条约；同样，1990 年 11 月 19 ~ 21 日，在巴黎举行了欧安会 35 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此时才在欧安会峰会的屋檐下圆满地完成了德国统一大

业；最后，还可以提到三周以后在罗马举行的欧共体峰会，它开启了有关政治联盟、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政府间会议。然而，从内容上看，在统一的当天，上述活动的结果就已经确定了。

因此，本书将集中于这 329 天，报告联邦总理府的日常工作，报告我作为总理府第二司——外交与安全政策司（主管外交和德意志内部关系发展政策、外部安全）负责人，是如何经历并参与策划组织这些工作的。其中心是联邦总理以及联邦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对统一进程的思考 and 决策。所以，本书并不会将联邦政府框架内的整体外交政策和德国政策都包罗进来。

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如外长汉斯 - 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总理府部长鲁道夫·塞特斯（Rudolf Seiters）、联邦财政部部长特奥多尔·魏格尔（Theodor Waigel）、联邦内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联邦国防部部长格哈尔德·施托滕贝格（Gerhard Stoltenberg）、联邦经济部部长赫尔穆特·豪斯曼（Helmut Haussmann）、联邦部长多罗特·魏姆斯（Dorothee Wilms）以及其他人物，只有当我与其直接打交道时，他们才会出现在本书中。

同样，联邦总理与外国政府首脑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人物的大量会谈和会晤，如果它们与德国统一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属本书的关注范围。这段时间国内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和大量的两德会谈，也同样如此。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除了联邦总理，还有他这段时期的国际伙伴，他们参与决策了统一进程的关键路线和进程：乔

治·布什 (George Bush) 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首相以及在关键时刻始终出现的人物——戈尔巴乔夫。

如今，只有在政治剧变以后，一些人才明白，德国的成功统一恰恰是多么关键性地取决于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并最终让所有不断批评德国统一来得过快的人沉默不语。在那个短暂而幸运的时刻，开启了德国统一的大门。

本书涉及的会晤、会谈、信件交换和声明，都是我在联邦总理府工作时起草加工、分析评价和研究处理的。对于工作中杰出的合作与卓越的团队精神，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工作人员和同事，首先是彼得·哈特曼 (Peter Hartmann)、乌韦·卡斯特讷 (Uwe Kaestner)、克里斯蒂安·于贝夏尔 (Christian Ueberschaer)、约阿希姆·比特里希 (Joachim Bitterlich)、特劳戈特·冯·罗伊卡特 (Traugott von Leuckart)、鲁道夫·朗格 (Rudolf Lange)、格哈尔德·维斯特迪肯贝格 (Gerhard Westdickenberg)、罗尔夫·尼克尔 (Rolf Nickel)、莱因哈特·施图特 (Reinhard Stuth)、米夏埃尔·路德维希斯 (Michael Ludwigs)、迪特尔·舒斯特 (Dieter Schuster)、德特勒夫·魏格尔 (Detlef Weigel)、赫尔曼·金茨 (Hermann Kinzy)、汉斯-洛塔尔·多姆罗泽 (Hans-Lothar Domröse)，以及我的秘书伊丽莎白·图恩斯梅耶 (Elisabeth Tünsmeier)、马里昂·施米茨 (Marion Schmitz) 和苏珊娜·娜科内齐 (Susanne Knetsch)。我还要特别感谢尤莉娅娜·韦伯 (Juliane Weber)、爱德华·阿克曼 (Eduard Ackermann)、沃尔特·诺伊尔 (Walter Neuer)、巴尔杜尔·瓦格纳 (Baldur Wagner)、诺贝

特·普利尔（Norbert Prill）、米夏埃尔·梅尔特斯（Michael Mertes）和约翰内斯·路德维希（Johannes Ludewig）。这是我们共同走过的道路，也是我们共同的成就。

我要将本书献给联邦总理科尔，他在一个历史性的瞬间，在正确的时刻，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我还要将本书献给我的夫人格尔西德（Gerhild），献给我的孩子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和安雅·卡特琳娜（Anya Katharina），他们充满爱意和耐心地包容着我。

霍斯特·特尔切克

1991 年 8 月

# 柏林墙开放

(1989. 11. 9 ~ 1989. 11. 20)

1989年11月9日，星期四

怀着复杂的心情，今天中午我们从波恩飞往华沙。民主德国的局势不断戏剧性地紧张，而偏偏此时联邦总理要到波兰进行他的首次官方访问，这显然使他在过去的几天里充满了不快。过境移民潮仍在急剧增长：昨天有来自民主德国的 1.1 万多人，本周末开始将有近 5 万人，今年则会超过 20 万人。移居人数的跨越式增长使我们所有人都想起了 1961 年夏天那些戏剧性的日子，在当年的逃亡潮结束之际，（两德之间）竖起了柏林墙。

这次访问计划五天——离开波恩的时间很长，但对于即将进行的华沙会谈将产生的重要意义而言，这段很长的时间则是恰当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次联邦总理的访问需要如此深入的准备，这些准备也进行得极其艰难。

在先后与波兰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与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和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进行了首轮政治会谈以后，我们在科尔下榻的迎宾馆集合，一起去参加官方晚宴。出发前，总理还想听听波恩方面的最新消息，就像每次出国访问时一样，在华沙也只有通过安装在总理套房中的特殊电话线路才能如此。

像往常一样，科尔的感受令人难以猜测，只有迅速的指示和越来越匆忙的活动显示着他的不安和紧张。他同样经历了此刻几乎无人能够相信而且瞬间就会使波兰会谈退居次要位置的事情：柏林墙倒塌。

总理与波恩的塞特斯联系，后者通报了目前已知的情况：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一份声明。人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份声明：从即刻起，所有的民主德国人都可以去联邦德国旅行。科尔嘱托塞特斯和自己随时保持联系。此外，他还试图与统一社会党新任总书记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取得联系，总理想尽快与其会晤，同样，一旦民主德国选出了总理，也尽快与后者会晤。

总理套房中的气氛交织在希望和忧虑之间。希望在于，它是统一社会党终结的开始；忧虑则是，它可能导致前往联邦德国的大规模逃亡。我自己在高兴中也夹杂着担心，然而快乐的感觉还是占了上风。我想到了东柏林和民主德国的朋友们，对他们来说，现在确确实实地打开了通往自由的大门。

眼下没有时间深入思考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几分钟后，我们就到了原侯爵冯·拉迪泽维尔的宫殿，参加波兰总理马佐维

耶茨基向联邦总理致敬的晚宴。在我们进餐的大厅里，1970年12月签署了《华沙条约》，今年2~4月则在厅内的圆桌边举行了政府与反对派的会谈，它们铺平了波兰通向民主的道路。

欢迎酒会上只有一个话题，而我则回想起我们下午与瓦文萨的会谈：抵达华沙后，科尔马上先和马佐维耶茨基会面，后者看上去虚弱不安，会谈中一根接一根地点雪茄。之后，瓦文萨以及波兰下议院（Sejm）中团结工会的议会党团主席盖雷梅克立刻来到总理下榻的帕科娃迎宾馆。瓦文萨，原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电工，是一个外向的人，容易激动，声音很大，真诚而坦率。他的西服翻领上有一个很大的琴斯托霍瓦黑色圣母像<sup>①</sup>，突出了他深深的、有时让人感到几乎是孩子气的虔诚。盖雷梅克则完全不同：内向，安静，差不多是从容不迫的，他浓密的胡须更加强调了这一点。

会谈中，瓦文萨——他的谈话方式是预言式的——几乎只集中于民主德国的局势。他担心，民主德国不可预见的事件会使波兰局势在联邦德国政府眼里退居次要，大家可以清楚地觉察到这一担心。他直接问总理，如果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总理将做些什么，难道不必竖起一道城墙？瓦文萨说，统一社会党无法贯彻改革，因为没有人再相信它，然而现在也没有另一个团体能够令人信服地引导并组织民主化进程，他看到的唯一

---

① 琴斯托霍瓦（Tschénstochau）：波兰南部城市，位于瓦尔塔河流域，在历史上属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属波兰。琴斯托霍瓦黑色圣母代表着波兰之母和守护者。——译者注

道路是：开放柏林墙，允许有民主党派，宣布自由选举。瓦文萨还补充道，他非常吃惊，柏林墙竟然还立在那里，而最迟一两周后它就会被铲除。然后呢？民主德国的局势非常危险，他十分害怕发生革命式的骚乱。

科尔没能使他相信，无论民主德国发生什么事，都将保持波兰在德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意义。瓦文萨深深担忧，波兰可能再次沦为历史的牺牲品。

有些事情的确是事实：在德国国内时，对于是否能够通过这次访问彻底改善德波关系，我们所有人都半信半疑。在与波兰的关系方面，科尔始终视自己为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追随者，阿登纳在1949年的首次政府声明中就宣称，除了与法国、以色列和解以外，与波兰的和解也是德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1982年10月13日，科尔在当选为联邦总理后发表首次政府声明时，也与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强调自己拥护需要用生命去履行的《华沙条约》。由于1981年12月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宣布波兰实行战争法，双方关系暂时冻结。在开始今天的访问以前，我们克服了许多障碍；曾经有过误解，围绕重新确定奥德-尼斯河边界以及在安娜贝格山进行祷告活动的问题有过争执。在边界问题上，来这里之前，科尔局限于重申历届政府所坚持的法律立场。但是，只要能够解读尤其是愿意解读各种言论的人，都知道这位联邦总理并不怀疑奥德-尼斯河边界的永久性。他没有较为坚定地阐述这一点，只不过是出于政党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原因。他要避免奥德-尼斯河边界问题成为右派组织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话题，而且从一开始就要确保自己的波